

百姓故事

的哥“黄飞鸿”

欧阳胜

“你,怎么回去?”在安静下来的杭州奥体中心,朋友望着漫天细雨,满脸关切。

“我搭黄飞鸿的车过来,等下一道回去!”我摇着轮椅,正准备随着人流离场。

朋友一脸问号:“黄飞鸿?”“哦,是黄飞华,爱心司机……”我赶紧纠正口误。

这是我第三次和黄大哥“同框”,第一次是十多年前,在第七届杭州市“平民英雄”颁奖典礼上,我们都是提名奖。

两年前,黄大哥喜获第四届杭州市“最美助残人”荣誉称号,我们再次相见。他作为获奖者登台领

难忘记忆

心中的老屋

余喜华

长沙自建房塌楼事件,造成重大人员伤亡,刺痛了国人的心,也惊动了高层。日前,浙江省出台自建房安全整治三年行动方案,闻此信息,我禁不住一脚油门,开车回了趟老家。

父母不在家,老屋的门锁着,我围着老屋转了一圈,又站在老屋前默默注视,沉思良久。

我家的老屋,虽没有周庄、乌镇的建筑那般华贵、典雅、雕梁画栋,但也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,实实在在的老家。当时整个村落的建筑,共由六个院落组合组成,主体三个院落组合呈品字形,每个院落由两到三个U字形的多合院组成。其中有一方是敞开的,在南边或西边建成三间一排的横屋。每个U字形的院落廊檐都是相通的,两个连接在一起的U型院子,连接处的房子就是廊房,特别是风霜雨雪天气,即使走遍院落的左邻右舍,不带雨伞都不会淋湿,见证了大合院建筑风格的人文关怀的智慧,展示了同住道地里给宗亲们带来的生活便利与融洽人情,充满温馨。

我家老屋紧邻东江河的河埠头。走出老屋,西边便是东江河的一处河汊尽头。东江桥连接着陆上出行。若沿着河流折向东约几百米,然后一直向北与黄岩官河水水泾相通,往东南通浙东南重要商埠路桥,往西北就是黄岩县城。

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,勤劳的村民有了一些积累,加上人口的增加,人们建房的欲望空前高涨。于是,按建新房必须拆老屋的硬性规定,几乎每家每户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的老屋陆续被拆除。从此拆掉了村庄乡愁文化,拆掉了有型物质化祖业的传承,拆掉了宗亲互助互动的维系。

我家的旧老屋是我读高一那年拆的,并在原址重建了两间砖木结构的新老屋。台州是台风的故乡,新老屋建成的次年,就经历了台风的洗礼。由于家庭困难,建成的两间二层楼,只有一间利用原来的旧石板和楼板,铺上了石地坪和楼板,另一间连墙面都没有粉刷。那年超强台风直接在金清港登陆,一整夜呼呼的强风,

直击真相

靠什么营利

王珍

逛闲林老街时,看到新开的一间国学讲堂,环境清幽,素朴干净,古韵盎然。宽敞明亮的室内,木头的桌椅,少许几盆绿植。阅览区的书架上有各种书籍可自取。讲堂除了定时开设国学课外,每天晚间放一部老电影,周末还有各种演出。我仔细询问了一下,除了10元一杯的自助茶水,其他项目全都免费。不由得杞人忧天:靠什么营利?

堂内一着汉服的女孩听我如此问,非常不高兴:“你不是都看到了吗?我们就是做公益,哪有什么营利啊?”我不识时务,又加了一句:“那如何生存?”女孩更加不高兴,抢白:“我一打工的不管这些,这是老板该操心的事。”意思相当明白,她都不操心,我一个闲人就更加用不着咸吃萝卜淡操心啦。

仿佛营利、生存都是敏感词。

奖,我以首届获奖者的身份倾情讲述这届“十佳残疾人”的最美故事。在刚结束的杭州市“十佳残疾人”“最美助残人”颁奖典礼上,黄大哥宣读了本届“最美助残人”名单,而我创作的主题诗也被专业朗诵者和残疾朋友共同演绎……

当天清晨,黄大哥先送一位血透病人去省人民医院,再拐到城西来接我,一起去奥体中心。黄大哥依然清瘦,依然快人快语,让人不自觉地被他的热情所感染,根本看不出他已年过六旬,还曾罹患重病。他当天本来要和爱心车队的同仁,接送防疫人员去杭州北大门半山高速口防疫值勤,从3月20日开始,几乎天天如此,每天往返上百公里。

头一次坐黄大哥的车,头一次一路长聊。我们都实实在在、热衷公益,属于话不用多、偶尔联系的挚友。我几乎每回出差到东站坐车,都麻烦黄大哥约车,切实感受着他们爱心车队司机师傅的贴心服务。黄大哥的车很特别,车窗左上角贴着“黄飞华爱心车队”的小纸片,右下角则是拱墅区团委盖章的“防疫车辆”说明。更为特别的是,后排的车顶吊了一盒纸巾供乘客免费使用;后备厢有两根红塑料绳,那可是捆绑轮椅的“利器”。

在公益圈,黄大哥确实有的哥“黄飞鸿”的美名,不仅因为两人名字相近,更因为他的古道热肠,身上有一股侠义之气!20年前,他开

出租车时就成了FM93(浙江交通之声)阳光车队的1号车友,凭借精湛的车技,多次参与高速事故救援,飞车将危重伤员送往医院。在杭城的车水马龙中,他曾一口气连闯6个红灯,成功为一位因车祸而头部重创的3岁女孩赢得了抢救时间。生命无常,疾病无情,2013年5月,黄大哥查出胃癌中晚期,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。可身体刚有好转,闲不住的他就开起了网约车,在街道、社区支持下成立了“黄飞华爱心车队”,公益初心不改,公益之路更宽。随着车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他的手机成了社区居民24小时求助热线。疫情来袭,接送病人、取药送药、家政急修等等,大事小情,他总是有求必应。虽然越来越忙,他

的精神状态反而越来越好,每回去做术后检查,专家都啧啧称奇,不敢相信他的身体康复得这么好!

黄大哥相信,多做公益,有益健康!我也坚信是向善的正气和精神力量,帮他击退了病魔!他很庆幸,瘦子、孩子都很支持他。我发现他一下车,就找了个地方,吃起了随身带的葱油饼。原来他术后,胃变小了,要一日多餐才行。

“实在太忙了,小孙女出生已经七百多天了,我只去看过她8次。过两天过两周岁生日,一定要去看看她!”那天,黄大哥特意到后台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只亚残运会吉祥物毛绒玩具——良渚神鸟“飞飞”。

我想,如果“飞飞”有灵性,一定会护佑所有的好人……



静静的白桦林

周文静 摄

情景交融

在寺岭寻一缕茶香

陈瑶

谷雨前后,山色空蒙,半坡的茶园又展示着碧绿的诱惑,于是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,寻访舟山群岛定海小沙镇的寺岭村茶园。寺岭村是一座深藏在山坳里的古村落,寺岭茶园散落在靠近寺岭村的山坡上,一垄垄,一坡坡,呈现出梯田般的美景。

俯身轻抚一棵棵茶树上的一丛丛新芽,似乎已经有一抹新茶鲜嫩的清香氤氲在鼻息间,使我顿时沦陷在了满山的新绿中。人在草木间,袅袅清风来,许是满坡的绿色,让空气也弥漫了山花的芬芳。谷雨前后正是采茶的好时节,十几个采茶女工,头戴竹笠,腰间系着茶篓,正忙着采摘新茶。听寺岭茶园主人介绍,眼前的这片茶园,种植的是安吉白茶,共有二百余亩。安吉白茶常被人误认为是“白茶”,实则为绿茶。这是因茶叶特殊的性状,叶片白化,茶叶显玉白色而被称为“白茶”。

既然此行专为寻茶、识茶而来,就应当零距离地走进茶园深

处。拈起一片茶青,细细品鉴,嫩绿的茶青,一芽两叶,呈朵形,状如兰蕙,极美;清透的网状叶脉,细密柔弱,像初生婴儿的小唇,鲜嫩纯净,极润。我将这片茶青含进嘴里,轻轻嚼了嚼,微苦,略涩,但唇齿间却留下一味淡淡的香,悠远而绵长。

这时,不远处的茶寮间传来采茶女工清脆的语音,循着这个声音,我看到一个戴着红色竹笠、腰间挎着茶篓的身影从茶树丛中走了下来,正巧和站在半山腰的我打了个照面。

“茶叶摘了很多了吧?”我热情地和她搭讪。“不多,茶叶分量轻,我只摘了4个多小时。”她轻轻解下腰间的茶篓,提着满满的鲜绿茶青,递给我看。

此时,满坡的阳光均匀地铺洒在茶园里,但见她的脸被晒得泛红,提着茶篓的手沾满了春天的颜色。

“采茶这活不好干,不能掐,不轻捏,靠的是巧劲,茶青太嫩了不好,太老了更不好。”她微笑着说,顺手把头上的竹笠摘了下来,看得见汗水沾湿了 she 额上的头发。我

心里不由得一动:采茶真是很辛苦!采茶女工们大约清晨五六点前就上山采茶,一天下来,一般也才能采5公斤左右鲜茶叶。

从茶园下来有一座寺岭古石桥,桥下涧水潺潺,清澈甘冽。时近中午,采茶女工们大多在石桥下休息,聊天。这座寺岭古桥,也是舟山市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,桥身爬满青苔藤蔓,古桥下溪水穿越山谷,交织出一幅绿意盎然的山水画卷。山水相依,草木有灵,汲天地精华,享日月滋养,怎能不孕育出好茶呢?倚坐在寺岭古桥下,听鸟鸣婉转,闻草木花香,时光仿佛成就了此刻的心境,而手中那一杯绿茶,浓淡皆宜,蕴含着内心的滋养。

那么,就煮一杯寺岭的春茶,看卷曲的芽叶缓缓舒展,清亮剔透,宛如一朵慢慢绽放的茉莉花:闻一闻,清香扑鼻;品一口,回味悠长。那不再是几片树叶,那是整座茶山,已被时光雕刻成灵魂的形状。其实生命旅程中的那些跌宕起伏,不过是杯中的一缕缕茶香,需要有一副豁达、坦荡的胸怀,

才能安放下整座绿意葱茏的茶园。

笔随心动

坚强的母亲

春和

母亲已是古稀之年,头发斑白,背略佝偻。母亲话很少,我印象中的她都是低头干活的身影。

母亲有八姐弟,她排行第二。外婆家在水网密布的灵芝公社,那里河道阡陌纵横,鱼米丰美。母亲8岁就随外公捕鱼卖鱼走市场了,20岁出头与父亲结婚。父亲是长子,母亲属长房长媳。母亲思想传统,崇尚“尊卑有别,长幼有序”,认为长房长媳就要万事做在前面,给弟妹做榜样。

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,北风呼啸,屋檐挂满冰棱。母亲独自蹲在园子里剖鱼剖鸡,鼻子冻得通红,两手皴裂,母亲却从无怨言。生产队赚工分,母亲不愿落下一天。我与姐只差一岁。母亲一大早左右手各抱一个孩子送去奶奶那儿,傍晚从地里回来,再左右手各抱一个回家。如今的年轻人养一个孩子已累得手忙脚乱、暗无天日,那时的母亲同时抚育两个孩子,又要在生产队考勤满分,不知她的日子有多凌乱,她的生活有多艰辛。

生产队实行工分制。我家六口人,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,工分除了换口粮,没有多余的闲钱。父母起早摸黑在房前屋后,沟沟畔畔种满农作物,如南瓜、绿豆、乌豆等。成熟了,由父亲挑上埠船,再由母亲去城里卖。

“到城里的埠船一天只有一班,上午7点开船。你爹早早挑上去,我乘到小城北桥下船。船里人很多,我早些挤出去,把箩筐拖到甲板上。船一靠拢,我就挑担上岸,一直挑到大江市场。那里人多,卖得快,剩下的就挑到北海桥头卖。”母亲对四十多年前卖农货的经历记忆犹新。“我幼时跟你外公卖鱼卖虾,晓得在哪里卖得快。”母亲侧着头若有所思。她想起了父亲?想起了外公?想起了荷担走巷讨生计的岁月?应该都是吧。母亲卖农货的钱用来赡养老人,给儿女读书、买新衣服。她心里放第一位的永远是家人。

父亲离世时,我们姐弟尚未成年。为了养活四个孩子,母亲像个陀螺,整天忙里忙外。她在自留地里种的农作物更多了,茄子、四季豆、包心菜等。母亲还养大群的鸡。为了省鸡崽钱,母亲挑自家的鸡娘孵小鸡。她选个旧箩筐,铺上厚厚的稻草,把鸡娘和鸡蛋放进筐里。十几天后的晚上,忙碌的母亲放下手中活儿,对着昏暗的灯光照孵过的蛋。她仰起疲倦的脸,用粗糙的双手托住鸡蛋的两端,小心翼翼地来回旋转。见到内有未成形小鸡的,母亲微微一笑,把蛋放回鸡娘肚子下面;见到里面白晃晃的,母亲说是坏蛋,就另放他处。再过一个十来天,鸡娘领着一队小鸡遁出筐了。

家里全年几乎不出街,荤素菜都自给自足。

母亲一再叮嘱要好好读书,说会供我们到读不上去为止。由于家庭经济困窘,大姐半途辍学进了社队企业,与母亲共同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。许多年了,母亲对大姐一直满怀愧疚。我和弟弟读书引来别人异样的目光。有一天,我走过十字街头,旁边有人指指点点,说家里那么穷,蛮大了还读书,真当罪过。母亲说读书不犯法,随他们说去。

夜深人静,我的脑际常浮现十字街头被人指点的场景,想那些寒门的贵子背后必然站着坚强的父母。他们以坚定有力的臂膀托起孩子飞翔的信心与梦想。是的,我只是一个普通人,没有贵子的天赋异禀,在家庭困顿之际,在高考升学率极低的境况下,我应该停学去挣钱,但母亲把我送进了学校。她这是在背水作战,希冀通过自己的艰辛劳苦,换来孩子的幸福生活。

若干年后,我和弟的工作稳定下来,大姐也开辟出一方事业新天地,家里生活日渐宽裕,可母亲的生活依然简单朴素,甚至抠搜得很,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像往常一样,她清早倒几班公交车,赶十几里路,去农村买菜。临近中午,她拎着大袋小袋,再倒几班公交车回家。她的理由是农村的菜新鲜,而我们知道那里的菜便宜。

今年春节,大家聊天,母亲无意中提起一个姐妹,说她生意亏了几十万,母亲拿出全部积蓄给她周转,事先约定一年后归还,一年过去了却音讯全无。我们这才惊醒,原来母亲的钱都用在帮助姐妹渡难关了!担心她没钱会找不到安全感,我们要拿钱给她。她摆摆手说养老金够用,有衣有食就知足了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。她一路走来,饱经人生苦楚、动荡、无常,在勤劳、坚韧、知足凝成的力量支撑下,平和地走进今天,走向明天。